



郎世宁绘《乾隆大阅图》传奇

文 | 晓溪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山西藏家已成为中国艺术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赵心是其中的骨干,他曾多次组织山西藏家到各地寻宝。90年代末赵孟頫的《归去来辞》和鲜于枢的《石鼓歌》就是赵心从香港拍回来的,后来这两件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品分别被浙江湖州市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重金购藏。

征战拍卖市场20多年来,赵心一向行事低调,不显山露水,但常有惊人之举。2008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一个拍卖会上,以1522万港元成交了清乾隆“云龙钮白玉长方玺二方”;去年6月,台湾一个拍卖会上,他又以约1.3亿港元购得清乾隆螭钮“乾隆御览之宝”青玉玺。他收藏的齐白石字画、印章也颇为可观,如《樱桃图》、《花开天下暖》、《紫藤图》等,在齐白石的作品里,也是精品中的精品。但在赵心的眼中,收录于《石渠宝笈》的藏品才是“有力量的东西”。

《石渠宝笈》是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巨著,从乾隆八年开始,耗时74年才完成。里面收录了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近两千年书画名家最优秀的书画作品达一万两千种。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专家金运昌介绍说。1997年前后,二三十万就能买到一幅收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可现在,是否收录于《石渠宝笈》,价格至少能差500万至1000万。

《石渠宝笈》收录的作品,绝大多数已毁于战乱,当年流出宫廷的约有300件,近十年来通过拍卖市场面世的仅100多件,而赵心一个人就占了近20件。如今,四卷《大阅图》中的两卷都已被赵心收藏。

研究清代军事史的绝佳材料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绘画记事的传统,《大阅图》卷无疑是此类绘画中的精品。金运昌说:“《大阅图》是一幕清代军事史的缩影,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清朝是马上得天下,大阅制度始于太宗皇太极,顺治时期明确规定为三年一次。乾隆前期,阅兵大典和一年一度的围猎都在南苑进行,南苑作为皇家猎苑开始于辽代,金、元、明、清数代都把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作为狩猎之地。直到乾隆后期修建了西苑,南苑才逐渐废弃。

1739年即乾隆四年,29岁的乾隆皇帝首次在南苑检阅八旗部队,以壮军威。7年后,乾隆皇帝降旨,由供奉宫廷的画家金昆领衔,宫廷画师程志道、吴桂、程梁、姚文翰等人参与,按照阅兵时的壮观场面绘制成《大阅图》四卷,以为千秋万代、永久珍藏。

如今200多年过去了,因为《大阅图》的存在,乾隆皇帝南苑阅兵的盛况得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大阅图》绘制过程中还有一段趣闻。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录,大阅之前,乾隆皇帝特意发话:“俟大阅之日,着海望将画画人金昆带着。”金昆因此成为大阅礼的目击者之一。但在绘制过程中,乾隆皇帝发现途中八旗阵列的顺序居然搞错了,万分恼怒,立即降旨停了金昆的俸禄。

画中的人物虽然只有指甲大小,却神态各异,清晰可见。第三卷《阅阵》中的

3月26日,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圣奥班拍卖行举行的拍卖会上,一位中国买家,分别以2205万欧元和1240万欧元,将清朝宫廷画精品《乾隆大阅图》(以下简称《大阅图》)第四卷《行阵》和一方乾隆御玺收入囊中,刷新了明清书画和印章类拍卖品的世界纪录。

据记载,《大阅图》共画有《幸营》、《列阵》、《阅阵》和《行阵》四卷,展现了乾隆四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南苑阅兵的盛大场面。其中第一卷《幸营》始终下落不明,第二卷《列阵》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第三卷《阅阵》曾三次现身拍卖市场,最后于2008年被此次拍得第四卷《行阵》的买家以6786万港币购藏。

如此大手笔的中国买家到底是谁?《大阅图》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最具潜力的中国收藏家

这位中国买家,是收藏界的传奇人物赵心。赵心生于1952年,别号五台山人,原籍山西,当过兵、种过地、打过工,上世纪90年代初移居香港,开始从事煤炭、电力等生意。

乾隆皇帝,穿盔甲、带头盔,佩戴腰刀,挂着弓箭精囊,威风凛凛地骑在一匹浑身雪白的高头大马上,眉宇间投射出一股稳操胜券、一统寰宇的不凡气概。他身上的盔甲也描绘得十分细致,有很强的金属质感。与今天故宫所藏的乾隆大甲胄相比照。质地、式样、做法、颜色、花纹竟然完全符合,连金丝线都一模一样。

此卷中乾隆皇帝的形象与故宫博物院藏的另一幅《乾隆大阅图》轴十分相似,这种与中国传统绘画迥然有异的表现手法,要归功于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宫廷画师郎世宁。

三朝画师郎世宁

郎世宁,1688年7月19日生于意大利米兰,年轻时接受了系统的绘画训练。1714年5月4日,年仅26岁的他由耶稣会派遣,坐船前往中国传教,于第二年的8月17日抵达已为葡萄牙占据的澳门。

康熙五十四年,康熙皇帝从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中,得知了一位欧洲画家

的到来,他非常高兴,下旨要其立即进京。郎世宁以宫廷画师的身份侍奉中国三代君主,直至在异国他乡终老。

郎世宁的绘画历史虽然长达半个世纪,但传世的作品并不多,《石渠宝笈》记录的郎世宁作品仅四五十件,且多为国内外著名大博物馆收藏,流入民间的寥寥无几。

《大阅图》的款识中,并没有郎世宁的名字,但从整体布局的宏大气势,和细节的透视关系,尤其是画中乾隆皇帝的肖像、乾隆坐骑万吉骝的画法,可以认定均出自郎世宁之手。《大阅图》卷中有十位宫廷画师的款识,乾隆皇帝的肖像和坐骑却由郎世宁亲自绘制,足见乾隆皇帝对郎世宁的赏识。

除第一卷《幸营》外,其他三卷《大阅图》均已露面。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第二卷《列阵》。辛亥革命后,段祺瑞任陆军总长的时候,南苑驻扎着一部分军队,叫作“模范团”。段祺瑞到南苑检阅部队时看到了后殿屏上的这幅画像。当时行宫已年久失修,他认为画像有被屋漏雨水淋毁的危险,就派裱工揭下,带回城里,交

给当时仍住在宫中的清废溥仪的内务府大臣耆龄保存。这幅画像因为是清亡后收回来的,便被收藏在乾清宫了。

第三卷《阅阵》第一次出现在拍卖市场是2001年10月在法国,当时以1599.5万港元成交。2008年此卷第三次出现在拍卖市场时,以6786万港币被赵心购得,毫无疑问也是当时的天价。

此次拍卖的第四卷《行阵》,所绘人物约9000人。《行阵》不仅是《大阅图》卷中最大的一幅,而且也是四卷中唯一印有画家图章的一幅。此卷一直被巴黎一个家族持有,及至今年初,主人在收拾家中的旧杂物时,意外在阁楼发现了《行阵》,后来转手到拍卖行。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清朝宫廷内的皇帝及后妃的肖像画,都存放在景山的寿皇殿中。《阅阵》和《行阵》因为都有乾隆皇帝的肖像,很可能就是存放于此。而寿皇殿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期间,曾经是法国军队的辖地和势力范围,因此这些画作由法国流向世界各地的拍卖市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选自《文史参考》)

